

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尙書撰異卷十四

段玉裁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論衡死僞篇亦作不司馬彪
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尙書作不也而釋文云書序
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是
古文尙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 豫釋
文云本又作忤忤蓋卽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
也嗔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
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圓而釋之曰圓者升雲半有半無

引聖謾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念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子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者不可與道古矣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舊本蓋作睦卜釋元應大唐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引孔安國曰睦敬也古睦穆相假借如孟子趙注君臣集穆史記司馬相如傳咈咈睦睦漢書作咈咈穆穆此字蓋亦衛包拘於俗用睦訓和穆訓敬所改說文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 又按雜語旁作穆穆孔以敬敬訓之本作睦亦未可定

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今文家說也質讀周鄭交質之
質史記正義云以贊幣告三王誤矣

爲三壇同墀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注曰壇讀爲同墀之墀王裁按讀
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墀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唐石經作於

植璧秉珪

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大元
掬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戴璧秉珪戴戴古通

用也古文尙書作植正義引鄭注植古置字可證玉裁按戴弢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哈職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爾如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集注云植立之也非是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於地斯已矣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殷植鼓注引植我鼗鼓廣雅引詩亦作植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玉裁按此引古文尙書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

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
手執之謂 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
柄而立之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錢氏大昕曰大唐石經作太一點似後來所添唐石經
無太字惟尙書屢見之細驗旅獒無逸武成召誥諸篇
似俱後人增加玉裁按恐皆衛包所改刻石從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某魯世家作王發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丕玉裁按云馬同

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爲大子也云徐甫眉反者音與普
悲略異亦謂孔大子之訓然也云鄭音不者正義曰鄭
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
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作注之
例凡言讀曰卽讀爲也讀爲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
中多互易者

今文尙書作負子史記魯世家及後漢書隗囂移檄皆
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丕子鄭注丕讀曰不正義
所引不誤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不
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貽部

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

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
滕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
而將死也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
裴駟引孔氏丕子之注爲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
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

下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
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
三十九引此略同而妄施改竄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
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
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

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

子仁若考四字魯世家作且巧二字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論衡死偽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子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玉裁按此不與史記所錄今文尙書同如植璧當作戴璧恐是後人改之

佑俗右字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墜俗隊字

鄭注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玉裁按震澤王氏史記葉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尙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尙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祕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白虎通著龜篇尙書曰卜三龜

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龜謀襲吉注引乃卜三龜一習

吉而云襲與習通玉裁按正義亦以襲訓習偽大誓襲于休祥與此真古文用字不一例者偽大誓據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訓因周易習坎是也

啓籥見書

周禮大卜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乃并是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玉裁按作逢者蓋今文尙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并連聲之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玉藻

君定體鄭注云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無體字

子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于一人

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己之死也聖人舉事發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于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于一人玉裁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尙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爾雅釋言曰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貞觀時元應衆經音義亦引翌日乃瘳漢書五行志顏注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尚書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日字斷無作翼者漢書皆作翌其作翼者皆天寶已後淺人妄改也如逸周書是也

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曰馮盛也翊明也見郡國志注此翊明也卽爾雅之翌

明也明日之明與光明之明古義無別尋日部昱字日

明也

今本說文作明日衆經音義玉篇皆作日明

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

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昱翌古音皆羊入切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均集爲韻師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此古音也經典假翌爲昱昱自緝韻轉入屋韻翌亦自緝韻轉入屋韻周禮司几筵注翌日乙丑釋文曰翌劉音育集韻一屋翌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此尤可證翌爲昱之假借字衛包因翌翼皆從羽誤認爲一字而不知翌从羽立聲古音在第七部翼从羽異聲古音在第一部分相距甚遠孫愐唐韻翌翼皆與職切非也尙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

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爾雅釋故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白虎通崩薨篇尚書曰武王既喪

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蓋相承如是攷毛詩于字唐石經亦閒作於如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渠渠俟我於宁乎而於女信處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說文作不

說文驛法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驛 釋文曰辟

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彛云必亦反治也屬解晉經謂邊
居東都案說文彛法也釋文所引不誤今本說文作治
誤也後案從今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夫釋文
以治系孔以法系許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
字安知非治之誤乎卽孔傳無誤亦別其反語之異不
嫌其義同也彛从井井者法也故彛訓法彛从义义者
治也故彛从义义分別畫然彛與辟字訓同故以辟建首
次彛而次彛徐楚金注云井者法也此與荆同意井者
法也系說文荆字下引易說觀徐注可以知其正文之
爲法字玉篇彛訓理也彛訓治也理卽治之諱文治乃
法之譌文不則亦嘗諱治而云理矣廣韻集韻皆誤作

治

王裁按我之弗辟孔讀荆辟扶亦反鄭讀避毗義反孔以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鄭以居東爲出處東國待罪罪人斯得爲成王收捕公之屬黨而大誥東征在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魯世家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述經文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推測聖心無有乍聞流言成王狐疑一無顧忌急行誅

討之理則鄭說爲長矣而其字壁中故書乃作彛許叔
重錄之彛之訓法也則與孔說合而終以鄭說爲長者
古字多假借不可泥於其本義彛乃辟之古文其字惟
見於尙書鄭明知故書作彛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
彛僻避字皆用辟而避字尤不須從彛其詳見說文解字讀鄭爾
彛卽辟辟卽避也魯世家用今文尙書亦作弗辟叔重
著書不敢云彛古文辟也實叔重之誤學者以法也之
訓牽合僞古文辟管叔之言乃敢矣云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矣

金氏吉父曰古文尙書辟字作彛古文凡君辟荆辟之
辟皆作侵唯此作彛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

從彳從井皆屏避之義玉裁按金氏說取誤其所云古
文尙書者卽朱次道王仲至見公武薛士龍本也其作
彛者乃彛之譌文也惟金滕作彛者正是用說文爲藍
本而轉寫譌井作井眞壁中古文彛字斷不止金滕一
見許叔重隨意一引耳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旣悉改爲
辟字

汗簡彛字兩見一以爲彛一以爲壁曾不知其字在辟
部非井部而辟聲重性馳繆小學之難言久矣

尙書後案曰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且非闕叔鮮
三公東处于商蓋闕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
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讓之

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按史官書法甚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罪人謂管叔及其羣弟也史臣之直筆也曰得知尙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罪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罪人也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成王非無誚公之意而尙未敢行也亦者亦罪人也成王不敢任管蔡亦未嘗不疑周公也爲執書以泣張本也

罪人斯得今文家謂卽誅三監武庚非當日事勢鄭君謂盡得周公之屬黨當日史臣直筆不應阿意順旨目

爲罪人宋元以來諸儒謂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者得之明郝氏京山自出新意謂罪人斯得王與二公殺管叔也管叔畔而殺之殺其畔非殺其流言也成王至風雷之變始悟流言起管叔也大誥黜殷命專誅武庚也成王殺管叔而周公不知故無損於聖也說則巧矣夫管叔初爲流言時固未畔周公旣反乃懼而以武庚畔此當日情形節次大誥之篇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一則曰在王室再則曰伐于厥室非謂三監而何大誥之時三監猶在則郝氏之說其是非不辨自明矣

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

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 錢氏曉徵曰唐石經
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當以先刻爲正

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尙
書本玉裁按謂尙書作貽也

詩幽風正義金滕云公乃爲詩以貽王鄭注云怡悅也
周公恐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荆濫又破其家而不敢
正言故作鷓鴣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鷓鴣也玉裁按幽
正義言怡悅王心者不一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
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鷓鴣之詩
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

寫從貝作貽俗字如詩風自詒伊阻詒我彤管釋文皆作貽而云本又作詒既詒我肄則釋文正義皆作詒可證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滕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說鄭注金滕詒說也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言故作鳴鴉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僞言以相誘鄭注鳴鴉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僞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罪而已郭璞注方言云汝南人呼欺亦曰詒音殆攷史漢多假給字爲之列子狎侮欺詒正作詒字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蓋鄭注絕無怕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

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
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因知古經古義必好學深思
知其意粗而涉焉自謂善述而叛之遠矣

經文作詒乃兼舍孔訓遺鄭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
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
非也

名之曰鴟鴞

名徐仙民亾政反六朝時又別製詔字今此音此字皆
不行

王亦未敢誚公

說文三篇言部誚字下曰古文譙从言肖周書曰王亦

未敢誚公玉裁按古文作誚小篆改作譙史漢譙讓字
皆從小篆誚字獨見於壁中金滕孔子國以今文讀之
定爲譙字而不改其字及古文尙書盛行學者乃知有
誚而不知有譙衛包之奉命改古文乃於真古文不議
改矣

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尙書作誚此作訓字
誤耳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作从小
轉寫譙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誚集韻曰信
古作詵玉篇之誚卽集韻之詵皆本說文𠄎字玉篇从
立心非從大小字也汗簡曰𠄎古文信此亦依從言從
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誚乃誚字之

誤蓋今文尙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尙書作誚公不同
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
或以尙書改史記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斯魯世家作盡今文家斯訓爲盡也方言作澌亦作賜
唐書作餽 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
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
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
情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尙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
罪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爲成王所得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蔡邕獨斷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此今文尙書同也弁魯世家作朝服蓋釋弁爲皮弁今文家說也

說徐音始銳反此舊音也注疏錄釋文始誤爲如

周禮占人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說魯世家一作簡

陳氏壽祺曰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子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木斯拔國人
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
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
弗敢臣也論衡感類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
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
事與亳姑序事聯爲一也玉裁謂死字乃轉寫論衡者
之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噫也玉裁按大雅瞻卬曰
懿厥哲婦爲臯爲鳴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噫
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

信噫魯世家作信有古音噫有同在第一部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

尙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曰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曰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見梅福傳師古注

按此今文尙書也其說旣殊其字亦異

如邦作國冲作幼皆與魯世家同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玉裁按惟馬作親迎鄭固作
新逆也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今
幽正義轉寫滑亂東山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
周公此逆經意非錄經文不得据此謂鄭本亦作親迎
而讀爲新逆也 又按魯世家逆作迎凡古文尙書多
作逆凡今文尙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又
按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
逆不誤

白虎通喪服篇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
禮亦空之 後漢書周舉傳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
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目章聖德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釋文曰築本又作筑王裁按此好事者因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合於爾雅遂改從爾雅作筑而不知釋文正義未嘗言馬鄭王作筑也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筑築皆非正字未見筑是築非也且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安知漢魏時爾雅不作築乎注經者於此等無輕議改

大木所偃四字分二項平說起者起大木也筑者筑所偃之禾采也起大木者分別或立之或棄之皆得云起矣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

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
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
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
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
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祐四
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
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
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周公己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
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

公喜開箒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
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
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
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
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
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
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
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
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
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
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

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
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
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命
作嘉禾按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
天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
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
庚作亂畔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
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
爲衛康叔晉潁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
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公討
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
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本紀與世家
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謬字蓋此與世家皆述金
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此作三東
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鳴鵙王亦

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

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

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遷政於

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佹依以朝譜展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初成王

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

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

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

書乃泣反周公

易林无妄之蘇曰載璧乘珪請命於河
周公克救冲人慶愈蒙恬列傳曰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

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且
且執事有異狹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紀府可謂信
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久矣王若不

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
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爲亂乎
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二說與此相合譚周所謂秦既
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
周公勝河欲代王死蔽視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譏周公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案古文家云奔楚與此
相類但爲壇請代之事古文家未必誤以成王冒武王
也孟堅云金縢篇有古文說今按大史公自於尙書外
兼采他書云自東土歸後歸政而復奔楚則楚非東土
也且云亦藏其策於府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則非用
古文說亦明矣

逸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
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空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
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
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
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
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
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子幼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
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
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尚書
大傳

見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闢大禮故
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
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
書周舉傳注 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曰諸侯禮葬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滂災漢書杜邺傳曰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坦然王裁按此與五行

志到向以爲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正同皆用今文

尚書說師古皆以古文說注之非也儒林傳谷永上

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鬯禮而當天心後漢書周

舉傳曰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昔周

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

葬曰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後漢書張與傳曰吳

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春秋傳卅一年

公羊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注曰以魯郊

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攝行天子

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葬成王以王禮葬之

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白虎通喪服篇

曰魯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陵詐

政與天同志屐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成得休氣充塞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死得郊

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
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
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問天大雷雨
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曰剛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

子禮葬公出亦觀變天止雨反
風未盡起已上皆今文家說

案今文之說取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
武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
秋大孰之前閒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而突
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

徐幹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
殷畔亂周公誅之此讀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

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此用古文尙書說而
我之不辟讀制辟與孔傳同

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鳴鳴風雷
皆大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廟金縢前今文尙書如

是

古文尙書撰異卷十五

段玉裁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偽孔本猷大誥爾多邦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正義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
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
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竝作誥
猷不作猷誥也惟繇猷古通用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
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
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

雅釋文曰莫一本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
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詩
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鄭箋上猷訓謀下
猷訓道豈非其本自分別乎正義凡於鄭箋孔傳猷道
也皆不云釋詁文直攷之不淺耳抑尙書猷字陸皆無
音惟此云音由豈本亦作繇而衛包改之乎疑不能明
也

又攷僞孔之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篇謹一
之故今攷古引導字多作道道爲繇教道亦爲繇此云
詰道多方云道詰一而已矣莽云大詰道文義正如此
作僞孔傳者不知道包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殊不

可通如其傳則當云王曰若大猷諳爾多邦其所作偽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正自用其說也而其作偽微子之
命禪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解矣

李善注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

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

應劭注翟傳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曰下也此應之誤
偽孔傳所本

越爾御事

詩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云大誥文 下曲
禮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
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所引書者大誥文也

弗弔

莽大誥弗作不云不弔天降喪于趙董丁傅蓋如左氏傳昊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

不少延

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造莽大誥作遺蓋今文尙書作遺非以故訓字代之也
下文子造天役亦作子遺天役馬云造遺也見釋遺字
正遺字之誤用今文注古文也

格莽作往

已

莽作熙師古曰歎辭此今文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子惟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濟

漢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此用大誥文也

敷賁

孔釋賁以大道則是讀爲墳釋詁曰墳大也方言曰墳
地大也釋文云扶云反徐音忿按忿音亦謂大訓也莽

大誥子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尙書無數字而
以責同彝蓋今文家說然也

數前人受命

莽大誥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按今文尙書數多
作傳如傳納傳土皆是此數字今文尙書必作傳故莽
云傳近今文家說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莽曰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
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
卽經之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
文家與古文家皆絕異閉字疑今文尙書作比

又按于字今文尙書既必無之矣而孔傳云閉絕天所
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
疑古文尙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蠶

魏三體石經見於洪氏繇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

大三體係古文龜繇粵三體茲三體載繇皆尙書大誥文

也古粵越通用魏時尙書茲皆作粵而載字據說文則
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繇不作蠶而作載也

說文十三篇蝻部曰蠶蟲動也从蝻音載古文蠶從
夂周書曰我有載于西玉載按此引古文大誥記憶之

既也如或籒或留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
尚書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
尚書同絕無我有載于西之句載字壁中初出時安國
讀爲蠶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
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

正義曰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玉裁按說文
敷主也王謂腆爲敷之假借也敷經書多作典釋文曰
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

誕敢紀其敘

紀莽作犯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莽作皆災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云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今文尙書絕異

今蠶今翌日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說見上篇翌訓明
下文翼訓佐訓敬天寶曰前字形本自分別

民獻有十夫

作獻者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獻作儀尙書大傳周傳
云書曰民儀有十夫是也如大衆儀注獻讀爲妙司尊
舉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郊特性注獻

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轅或从
金獻聲作鐵皆元部與歌部相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
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並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
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
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
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之如
王莽傳引書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
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
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
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玉裁前說旣成之後於戊申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

軍實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尙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前說非凡法矣
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儔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儔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亦甚明

鄭注論語云獻猶賢也凡訓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不訓賢直以其爲儀字之假借故曰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黎獻徑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旨矣

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

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救皆作撫玉裁按撫卽改字說文改撫也从支亼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
事曰子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遭播臣爾庶邦君
邦莽大詰作國今文尙書也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莽大詰曰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然則今文家越予小
子考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翼訓敬與孔同

王考不違卜

害孔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然蔡

氏此注云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最爲
得解須知天寶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
中曷字皆作害篇首害字乃假割衛包盡改害爲曷獨
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
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烏呼允蠢鰥寡哀哉子造夫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

造莽作遭今文尚書也投莽作解解蓋投之訓歟

越子冲人不叩自恤

魏三體石經友古隸邦三體亏篆贍古大隸可古篆征俱三體
鰥三體寡古哀古叩隸自古鰥古皆大誥文也桓尚書

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慙于卹之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說文八篇比部曰恇愼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恇于卹已

莽作熙

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第三行目下云大係龜粵茲裁翼目亏我友邦君庶邦亏轄大可征鯨哀卅三行以下寔卹自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

曆一替一曆此皆曰部之替字從曰𦉰聲非從竝𠂔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曰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替爲普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尙書作普凶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於是知今文尙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普僞孔云廢也汗簡於𠂔部有僭字注云僭字也出石經於尸部又出僭字注云替字也出朱育集字其乖異如此

又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

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官篇中曰裕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

又按魏時古文尙書盛行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斷不用夏侯歐陽尙書也大誥屠替字卽與莽書合要未可舉一以例其全

唐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六典云祕書省校書郎正字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字體有五一日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於石經載之三曰小篆謂印璽旒旛碑碣所用四曰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國子監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石

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按此是唐時三體石經雖拓本不易得而轉摹字蹟用爲楷則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專舉蔡邕殆非也然參云刊定五經備體刻石似亦以三體誤系之伯喈三體石經正用古文其云古文廢而不用大篆用諸石經似分別未審耳天休下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烏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釋文曰畏徐音威玉裁按莽大誥正作威

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孔傳亦同也以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書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卒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
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
云不克知今文尙書作不克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

王氏鳳喈曰闕毖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闕慎釋詁文攷
釋詁但有愆慎無闕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愆
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闕宮詩箋云闕神也
是闕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然則闕正可訓勞莽作愆
勞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闕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

慎勞也又下文勸愆傳訓勞慎是僞孔亦知愆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邪然則此闕愆與下勸愆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玉裁按釋故曰愆神溢慎也攷許君云祕神也鄭君云闕神也然則爾雅之神猶祕也愆祕闕古通用爾雅之溢仍卽前文之溢贅慎貉謚密寧靜也郭注云神未詳者未嘗參五深思耳尙書斷無複用闕愆二字之理玩孔傳上文無愆于卹釋云無勞于憂此處愆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愆慎也古人注經有此一例如詩予以采蘇于沼于泚傳云于於箋則云予以猶言往以也以別下于昔育恐育鞠傳云育長箋則云昔育之育稚也以別

下育此亦以上文恣訓勞故分析以相別蓋經文固只
有恣字傳訓慎矣而又云慎勞者此因恣兼訓勞又襲
孟康漢書注爲之莽大誥天恣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尙
書眊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恣訓慎也
下文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蓋今文尙書無恣字勞非釋恣也今經與古文
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
讀爲朶求之如此

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恣于卹之訓也尙書在魏時恣作
祕未可知僞孔傳恣訓勞又必有所本

尙書之恣或作祕或作閱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閱

遂兩存之曰闕志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
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

慎者必勞故志得兼二訓淺者以上文志訓勞此不當
訓慎則以爲闕之義與慎近增闕字於旁云闕志以傳
合傳之慎勞蓋作正義時尙未舛誤故曰志慎釋詁文
而改闕慎者在後也釋文曰闕音祕亦後人妄增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恭作告

天棊枕辭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棊謚辭言有誠道天
輔之也古枕謚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謚詩其命匪

諸說文作天命匪忱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禍之
絃覆兮實柴譖而相順顏師古引尙書大誥天棗譖解
此非小顏尙書本作譖也小顏引古多不爲分別之習
如下文引詩秩秩大猷聖人謨之唐初詩無作繇者直
改同班文可凡引古辭同字異者必仍其字而爲之說
李善注文選其例取善如此篇引尙書而申之曰譖與
忱古字通也全書皆如是後人所宜師法
其考我民

萃作天其累我呂民

于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害石經及各本皆作曷說詳湯誓後皆同

天亦惟用勤志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
畢

攸受休畢辨作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
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
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官堂矧弗官構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官構矧弗官穫皆有弗字檢孔傳
所解弗爲衍字玉裁按矧弗官構矧弗官穫猶言益弗
有構益弗官穫也矧況也況益也

厥考翼其官曰子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於矧有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
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五
裁謂此顛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
而妄刪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有曰我有後
弗棄基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告曰不克堂桓注引尙書乃
不有堂矧有桓玉裁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
尙書作克也桓是誤字宋人避諱改者

厥父齒厥子乃弗有播矧弗有穫厥考翼其有曰予有後
弗棄基

兼唐石經作弃此以彘體中有世字故避之而用古文
唐人爲之唐以後不必襲之也

肆予害敢不越叩救寧王大命

叩我也故莽作身

皆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莽作民長 玉裁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
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言堂官構官播
有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
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
孔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蹇駁不可通 王莽
效之曰若祖宗適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

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
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鄉事其相勸
弗救乎師古注泥偽孔傳尤爲不可通

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民家兄有成業而
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
乎以恆情曉之也

又按友恭何以作效湯武蓋友友二字音與形俱相
似今文尙書友蓋作友說今文家必云友者效也效湯武
也故恭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尙書恭
多用其訓故語使一時易明曉

王曰烏呼肆哉

肆哉山井鼎說足利古本作肆告我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爽莽作勉助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爾時罔敢易法莽作爾不得易定法古文作命與定形
相信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莽作定按詩兩無正桑柔傳皆云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按鄰胥伐于厥室正與上文有友伐厥子相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

稽葬作音古通用無逸稼稽漢石經作青

子害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害其極卜敢弗
于從

敢弗于從葬作害敢不卜從

率寧人有旨疆土

案今經傳旨作指而正義中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
爲衛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葬大誥正作有旨
疆土師古訓美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白虎通誅罰篇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玉裁
按此謂管叔爲周公弟張湛注列子亦云小白者子糾

次第皆說之異者也此篇又云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莽大誥具錄於後俾學者參攷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呂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適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於西土
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祭之序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
復右我漢國也粵其間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儀九
萬夫予敬呂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
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
惟呂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尔國君或者無不反曰
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宮宗室於小子族父
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
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呂
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位呂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
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于年在繼綜宜且爲子知爲人
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
子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子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
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呂成三詭隊極厥命烏虜害其
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
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
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
祥配元生成昌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
之徵曰祐我帝室曰安我大宗曰紹我後嗣曰繼我漢

功厥善通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威去豈不
愛亦惟帝室是曰廣立王侯竝建曾元俾昇我京師綏
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
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
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
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曰受白虎威勝之
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
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璽
古讖著言肆今言實此迺皇天上帝所曰安我帝室俾
我成就洪烈也烏虜天明宋景祐本作明
今本作用誤威輔漢始而
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

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志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
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
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曰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
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
所受休輔予間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
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苗厥子播而穫之予
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迺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虜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
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
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於漢
國惟大將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

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
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古
本作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言爾東
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